

史記精華錄

史記精華錄

民國廿二年二月五版

新式標點
史記菁華錄

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

標點者 耕讀齋主

校閱者 徐雉

發行者 樊春霖

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

總發行所

新文化書社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史記菁華錄

秦始皇本紀

秦初并天下，令丞相御史曰：「寡人以眇眇之身，興兵誅暴亂，賴宗廟之靈，六王咸服其辜，天下大定。今名號不更，無以稱成功，傳後世；其議帝號！」

丞相綰，御史大夫劫，廷尉斯等，皆曰：「昔者五帝，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，諸侯或朝成否，天子不能制；今陛下興義兵，誅殘賊，平定天下，海內爲郡縣，法令由一統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。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：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——泰皇最貴，臣等昧死上尊號，王爲泰皇，命爲制，令爲詔，天子自稱曰朕。」王曰：「去泰。著皇，采上古帝位號，號曰皇帝；他如議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

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。

制曰：「朕聞太古有號毋諡；中古有號，死而以行爲諡；如此：則子議父，臣議君

也，甚無謂，朕弗取焉！自今以來，除諡法，朕爲始皇帝，後世以計數：二世，三世，至千萬世——傳之無窮。」

丞相綰等言：『諸侯初破，燕齊荆地遠，不爲置王，毋以填之，請立諸子，唯上幸許。』始皇下其議於羣臣，羣臣皆以爲便；廷尉李斯議曰：『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，一統皆爲郡縣，諸子功臣，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；易制，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也；置諸侯不便。』始皇曰：『天下共苦戰鬪不休，以有侯王；賴宗廟，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，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？廷尉議是！』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，郡置守尉監；更名民曰黔首，大酺。

收天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以爲鍾鐻，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宮廷中。

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車同軌，書同文字。

地東至海，暨朝鮮；西至臨洮羌中；南至北嚮戶；北據河爲塞，並陰山，至遼東。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。諸廟及章臺上林，皆在渭南。

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爲壽，僕射周青臣進頌曰：「他時棄地不過千里，賴陛下神靈明聖，平定海內，放逐蠻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賓服，以諸侯爲郡縣，人人自安樂，無戰爭之患，傳之萬世，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」始皇悅。

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：「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，封子弟功臣，自爲枝輔；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無輔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！今青臣又面諛，以重陛下之過，非忠臣！」始皇下其議。

丞相李斯曰：「五帝不相復，三代不相襲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，建萬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；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游學；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當家，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辟禁，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。丞相臣斯昧死言：古者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所私學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，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，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夸主以爲名，異以爲高，率羣下以造謗；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

，黨與成乎下；禁之便。出諸史官，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，棄市；以古非今者，族；吏知見不舉者，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耆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』制曰：『可！』

項羽本紀

項籍者，下相人也，字羽；初起時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項梁，梁父卽楚將項燕，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。項氏世世爲楚將，封於項，故姓項氏。

項籍少時，學書不成，去學劍，又不成，項梁怒之，籍曰：『書足以記名姓而已，劍一人敵，不足學；學萬人敵！』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，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學。

項梁殺人，與籍避仇於吳中。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；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，項梁嘗爲主辦，陰以兵法部勒客及子弟，以是知其能。

秦始皇帝遊會稽，渡浙江，梁與籍俱觀，籍曰：「彼可取而代也！」梁掩其口曰：「毋妄言，族矣！」梁以此奇籍。

籍長八尺餘，力能扛鼎，才氣過人，雖吳中子弟，皆已憚籍矣。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陳涉等起大澤中，其九月，會稽守通，謂梁曰：「江西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時也！吾聞先卽制人，後則爲人所制。吾欲發兵，使公及桓楚將。」——是時桓楚亡在澤中。梁曰：「桓楚亡，人莫知其處，獨籍知之耳。」梁乃出誠籍，持劍居外待，梁復入，與守坐，曰：「請召籍，使受命召桓楚。」守曰：「諾。」梁召籍入，須臾，梁陶籍曰：「可行矣！」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。項梁持守頭，佩其印綬，門下大驚擾亂，籍所擊殺數十百人，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吏，諭以所爲起大事。遂舉吳中兵，使人收下縣，得精兵八千人。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，候，司馬。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於梁，梁曰：「前時某喪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辦，以此不任用公。」衆乃皆伏。

於是梁爲會稽守，籍爲裨將，徇下縣。

廣陵人召平，又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，聞陳王敗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矯陳王

命，拜梁爲楚王上柱國，曰：「江東已定，急引兵西擊秦！」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，居鄒人范增，——年七十，素居家，好奇計——往說項梁曰：「陳勝敗固當。夫秦滅六國，楚最無罪，自懷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憐之至今，故楚南公曰：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也。」今陳勝首事，不立楚後而自立，其勢不長。今君起江東，楚蠶起之將，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」於是項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，爲人牧羊——立以爲楚懷王，從民所望也。

項梁起東阿，西北至定陶，再破秦軍，項羽等又斬李由，益輕秦，有驕色。

宋義乃諫項梁曰：「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；今卒少惰矣，秦兵日益，臣爲君畏之！」項梁弗聽。乃使宋義使於齊，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，曰：「公將見武信君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臣論武信君軍必敗。公徐行，卽免死；疾行，則及禍。」

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，大破之定陶，項梁死。

初，宋義所遇齊使者——高陵君顯在楚軍，見楚王曰：「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。」

「居數日，軍果敗；兵未戰而先見敗徵，此可謂知兵矣！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，因置以爲上將軍，項羽爲魯公，爲次將；范增爲末將；救趙，諸別將皆屬宋義，號爲「卿子冠軍」。

行至安陽，留置十六日不進，項羽曰：「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，疾引兵渡河，楚擊其外，趙應其內，破秦軍必矣。」宋義曰：「不然。夫搏牛之蝱，不可以破蟻蝨。今秦攻趙，戰勝則兵罷，我承其敝；不勝，則我引兵鼓行而西，必舉秦矣；故不如先鬪秦趙。夫被堅執銳，義不如公；坐而運策，公不如義！」因下令軍中曰：「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貪如狼，疆不可使者，皆斬之！」乃遣其子宋襄相齊，身送之。至無鹽，飲酒高會，天寒大雨，士卒凍餓。項羽曰：「將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，今歲饑民貧，士卒食芋菽，軍無見糧，乃飲酒高會，不引兵渡河因趙食，與趙并力攻秦，乃曰承其敝；夫以秦之強，攻新造之趙，其勢必舉趙，趙舉而秦強，何敝之承？且國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，今不恤士卒，而徇其私，非社稷之臣！」

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，卽其帳中斬宋義頭，出令軍中曰：「宋義與齊謀反楚，楚王

陰令羽誅之。『當是時，諸將皆懼服，莫敢枝梧，皆曰：『首立楚者，將軍家也，今將軍誅亂，』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。使人追宋義子，及之齊，殺之。使桓楚報命於懷王，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。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。

項羽已殺卿子冠軍，威震楚國，名聞諸侯。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，救鉅鹿。戰少利，陳餘復請兵，項羽乃嘗引兵渡河，皆沈船，破釜餽，燒廬舍，持三日糧，以示士卒必死，無一還心。

於是至則圍王離，與秦軍遇，九戰，絕其甬道：大破之。殺蘇角，虜王離。涉間不降楚，自燒殺。

當是時，楚兵冠諸侯，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，莫敢縱兵。及楚擊秦，諸將皆從壁上觀，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，楚兵呼聲動天，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。於是已破秦軍，項羽召見諸侯，將入轅門，無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視。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，諸侯皆屬焉。

楚軍夜擊阮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。南行，略定秦地函谷關，有兵守關不得入，又聞

沛公已破咸陽，項羽大怒，使當陽君等擊關，項羽遂入。至於戲西，沛公軍霸上，未得與項羽相見。沛公左司馬曹無傷，使人言於項羽曰：『沛公欲王關中，使子嬰爲相，珍寶盡有之。』項羽大怒曰：『旦日饗士卒，爲擊破沛公軍。』當是時，項山兵四十萬，在新豐鴻門；沛公兵十萬，在霸上。

范增說項羽曰：『沛公居山東時，貪於財貨，好美姬。今入關，財物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氣，皆爲龍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氣也，急擊勿失！』

楚左尹項伯者，項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張良，張良是時從沛公，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，私見張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張良與俱去，曰：『毋從俱死也。』張良曰：『臣爲韓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義，不可不語。』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驚曰：『爲之奈何？』張良曰，『誰爲大王爲此計者？』曰：『鯁生說我曰：距關，毋納諸候，秦地可盡王也；故職之。』良曰：『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？』沛公默然曰：『固不如也。且爲之奈何？』張良曰：『請往謂項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。』沛公曰：『君安與項伯有故？』張良曰：『秦時與臣游，項伯殺人，臣活之，今事有急，故幸來告』

良。』沛公曰：『孰與君少長？』良曰：『長於臣。』沛公曰：『君爲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』張良出邀項伯，項伯卽入見沛公，沛公奉卮酒爲壽，約爲婚姻，曰：『吾入關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庫，而待將軍，所以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之出入，與非常也，日夜望將軍至，豈敢反乎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』項伯許諾，謂沛公曰：『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。』沛公曰：『諾。』於是項伯復夜去，至軍中，具以沛公言報項王，因言曰：『沛公不先破關中，公豈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擊之，不義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』項王許諾。

沛公旦日從百餘騎，來見項王，至鴻門，謝曰：『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然不自意，能先入關破秦，得復見將軍於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將軍與臣有卻。』項王曰：『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』

項王卽日，因留沛公與飲，項王項伯東嚮坐，亞父南嚮坐，——亞父者，范增也——沛公北嚮坐，張良西嚮侍。

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，以示之者三，項王默然不應。范增起出，召項莊謂曰：

『君王爲人不忍；若入前爲壽，壽畢，請以劍舞，因擊沛公於坐，殺之；不者，若闔皆且爲所虜。』莊則入爲壽，壽畢，曰：『君王與沛公飲，軍中無以爲樂，請以劍舞。』項王曰：『諾。』項莊拔劍起舞，項伯亦拔劍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莊不得擊。

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，樊噲曰：『今日之事何如？』良曰：『甚急！今者項莊拔劍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！』噲曰：『此迫矣！臣請入與之同命。』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，交戟之衛士，欲止不內，沛噲側其盾，以撞衛士仆地，噲遂入，拔帷西嚮立，瞋目視項王，頭髮上指，目眦盡張。項王按劍而跽曰：『客何爲者？』張良曰：『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。』項王曰：『壯士！賜之卮酒，』則與斗卮酒；噲拜謝起立而飲之。項王曰：『賜之彘肩，』則與一生彘肩，樊噲覆其盾於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劍切而啗之。項王曰：『壯士能復飲乎？』樊噲曰：『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？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殺人如不能舉，刑人如恐不勝，天下皆叛之。懷王與諸將約曰：『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。』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閉宮室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大王來，故遣將守咸陽，此所以出入與非常也；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賞，而聽細說，欲誅有功

，蓋此亦亡秦之續耳！竊爲大王不取也。』項王未有以應，曰：『坐！』樊噲從良坐。而少坐須臾，沛公起如廁，因招樊噲出。

沛公已出，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。沛公曰：『今者出，未辭也，爲之奈何？』樊噲曰：『大行不顧細謹，大禮不辭小讓，如今人方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何辭爲？』於是遂去。

乃令張良留謝；良問曰：『大王來，何操？』曰：『我持白璧一雙，欲獻項王，玉斗一雙，欲與亞父，會其怒，不敢獻，公爲我獻之。』張良曰：『謹諾。』當是時，項王軍在鴻門下，沛公軍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

沛公則置車騎，脫身獨騎，與樊噲，夏侯嬰，靳彊，紀信等四人，持劍盾步走，從酈山下，道芷陽，間行。沛公謂張良曰：『從此道至吾軍，不過二十里耳，度我至軍中，公乃入。』沛公已去，間至軍中，張良入，謝曰：『沛公不勝楮杓，不能辭，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，再拜獻大王足下；玉斗一雙，再拜獻大將軍足下。』項王曰：『沛公安在？』良曰：『聞大王有意督過之，脫身獨去，已至軍矣。』項王則受璧，置之坐上。

亞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劍撞而破之，曰：「唉！豎子不足與謀！奪項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，吾屬今爲之虜矣！」

沛公至軍，立誅殺曹無傷。

項王欲自王，先王諸將相，謂曰：「天下初發難時，假立諸侯後以伐秦，然身被堅執銳，首事暴露於野，三年滅秦定天下者，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，義帝雖無功，故當分其地而王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乃分天下，立諸將爲侯王。

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，業已講解，又惡負約，恐諸侯畔之，乃陰謀曰：「巴蜀道險，秦之遷人皆居蜀，」乃曰：「巴蜀亦關中地也，故立沛公爲漢王，王巴蜀漢中，都南鄭。」而三分關中，王秦降將，以距塞漢王。

春，漢王部五諸侯兵，凡五十六萬人，東伐楚。項王聞之，卽令諸將擊齊，而自以精兵三萬人，南從魯出胡陵。四月，漢皆已入彭城，收其貨寶美人，日置酒高會。項王乃西從蕭，晨擊漢軍，而東至彭城，日中大破漢軍。漢軍皆走，相隨入穀泗水，殺漢卒

十餘萬人。漢卒皆南走山，楚又追擊，至靈壁東睢水上，漢軍却爲楚所擠，多殺漢卒十餘萬人，皆入睢水，睢水爲之不流。圍漢王三匝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，折木發屋，揚沙石，竊冥晝晦，逢迎楚軍，楚軍大亂壞散，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。

欲過沛收家室而西，楚亦使人追之沛，取漢王家，家皆亡，不與漢王相見。

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，乃載行。楚騎追漢王，漢王急，推墮孝惠魯元車下。滕公常下收載之。如是者三，曰：『雖急，不可以驅，奈何棄之？』於是遂得脫。求太公呂后，不相遇。審食其從太公呂后，間行求漢王，反遇楚軍，楚兵遂與歸。報項王，項王常置軍中。

漢王之出滎陽，南走宛葉，得九江王布，行收兵復入保成皋。

漢之四年，項王進兵圍成皋，漢王逃，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，渡河走修武，從張耳韓信軍，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。楚遂拔成皋。欲西，漢使兵距之鞏，令其不得西。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，殺楚將軍薛公，項王乃自東擊彭越。

漢王得淮陰侯兵，欲渡河南，鄭忠說漢王，乃止壁河內。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

聚，項王東擊破之，走彭越；漢王則引兵渡河，復取成皋，軍廣武，就敖倉食。項王已定東海，來西，與漢俱臨廣武而軍，相守數月。

當此時，彭越數反梁地，絕楚糧食，項王患之，爲高俎，置太公其上，告漢王曰：『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！』漢王曰：『吾與項羽，俱北面受命懷王，約爲兄弟，吾翁即若翁；必欲烹而翁，則幸分我一杯羹。』項王怒，欲殺之，項伯曰：『天下事未可知；且爲天下者不顧家，雖殺之無益，祇益禍耳！』項王從之。

楚漢久相持未決，丁壯苦軍旅，老弱罷轉漕。項王謂漢王曰：『天下匈匈數歲者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。』漢王笑謝曰：『吾寧關智，不能鬪力，』

項王令壯士出挑戰，漢有善騎射者樓煩，楚挑戰三合，樓煩輒射殺之。項王大怒，乃自被甲持戟挑戰。樓煩欲射之，項王瞋目叱之，樓煩目不敢視，手不敢發，遂走還入，不敢復出。漢王使人間問之，乃項王也，漢王大驚。

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，漢王數之，項王怒，欲一戰，漢王不聽。項